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中國文學史
著作廿七種



任慧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任 慧 編

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作廿七種

第四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果 •

許嘯天 著

中國文學史解題
(下)

上海群學出版社一九三二年鉛印本

第四冊目錄

中國文學史解題(下)	許嘯天著	上海群學出版社一九三二年鉛印本	一
中國文學史分論(第一冊)	張振鏞著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年鉛印本	三八三

中國文學界
說的歷史

我在第二節中——什麼是文學史？——已說過在古代不

能把文學定出一個清晰的統系來。這不獨是中國，便是西洋初期各學者，也犯着同樣的病，這原是不足怪的。一是還不知應用科學方法在文學分類上；二是因文學是最上層的表现，非生活發展，文化發達到相當的階級，是沒有文學表现的。所以初期的文學，是不健全的文學；我們要劃出一個明晰的輪廓來，也是不能的。——初期祇有文字表现，沒有文學表现。——在中國文學與文字與學術界線渾合時期的經過，尤其是長久。說文說『文，錯畫也。』這是當做紋路花紋一樣的解說。尚書堯典說：『欽明文思。』註『經天緯地曰文。』這竟是包羅一切人的思想計劃說的了。國語胥臣說：『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這把文字來代表一切學術說的，論語裏又有『文學子游子夏。』『博學於文。』『博我以文。』這也是包括一切學術說的。荀子大略篇說：『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這個文學，是把一切應世的虛偽的禮

節，都包括在內了。至於墨子說的：『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喉也，中實將欲爲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這是說發表思想創立制度的文字。韓非子顯學篇說：『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這又是指政客縱橫家的辯論文章說的了。原來這種種不同的說法，都是跟着時代走的。在上古時代，文字祇爲解決生活用的，所以拿他看作和符號一般；到春秋戰國時期，一方面出了許多哲學家，一方面出了習談話取功名的政客縱橫家，所以文字的用處便大起來了。哲學家要拿他來發表思想，政客要拿他來逞才辯，直到司馬遷班固兩人的時代，辭賦大興，便把文學看成兩方面的：一方面是裝飾用的，一方面是宣傳政教用的。

司馬遷說：

『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能通一藝以上，補

文學掌故缺。『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班固說：

『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鬼，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正宗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

大概他所說的齊魯之間的文學，漢興蕭何一班人的文學，公卿大臣的文學，都是指發表思想創制禮教說的。他所說通一藝斌斌多文學之士，以及言語侍從之臣的文學，是指發抒情感，修飾辭句說的。這顯然已可以分成是文學非文學兩派了。——發抒情感的是文學，創制禮教或發表思想的非文學。——到

三國時候，魏國出了大批文學的人才，所謂「建安七子」，大都是純文學的作家。當時曹丕對於文學的見解是：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見典論論文。

這幾句話，還是「知其然而不其所以然」的。到了晉朝，文學的氣質日趨浮華，對於切實說理，明白記事的哲學文，史學文，顯然分了兩途。他們便應用化學上定性分析的手段，也把一切文字作品定出兩種不同的性來：稱發表情感修飾詞采的純文學作品爲之文，稱記事說理的雜文學作品爲之筆。可以在下面幾種書上去找例證：

晉書樂廣傳說：『請潘岳爲表，便成名筆。』蔡謨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成公綏傳：『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王珣傳：『珣夢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事。」』』

宋書 傅亮傳說：『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寶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而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 任昉傳說：『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顏延之傳說：『宋文帝問延之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 魏高祖紀說：『帝好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多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 溫子昇傳說：『張臬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

北齊書 李廣傳說：『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

陳書 陸瑒傳說：『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說：『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說：『伯

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我們看上面這幾條，都是把文與筆說成相對的名詞。到這時，纔把純文學的作品，從一切文字作品裏面提練出來，給了他一個正當的名稱。——文——直到南北朝時，有梁朝昭明太子（蕭統）選出一部純文學作品的大集子來，定名文選。——所選的有沒有價值，是另一個問題。——他在文選的序文裏便給我們定下了一個很鮮明的文學界說道：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氷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

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讀論之綜緝辭采，序述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我們看他說來脈絡分明，這一番話裏，已隱隱的把一切文字作品，分成三條界線。一是：「以立意爲宗」的說理文章。——哲學作品——二是：「紀別異同」的記事文章。——史學作品——三纔是他所認定的「沉思翰藻」的純文學作品。沉思，是說有豐富的情感；翰藻，是說有優美的技巧。一切文學作品，都逃不出這兩個條件的。

中國學者對於文學概念的歷史，到這裏可以告一個段落。這裏面可以區分爲三個不同觀察的時期；也可以分爲三個不同概念的界說：

第一時期，把一切有文字形式的寫件，都稱爲文學。

第二時期，把一切發表思想法制條文事實記錄的作品，都稱爲文學。

第三時期，纔規定有情感，有技巧，而專表現個性的文章，稱爲文學。

這不是很有科學方法而進步的觀念嗎？但是後來，爲什麼又把文學的界說弄糊塗起來呢？這又要怪自從漢魏以來的文人所謂辭賦家太注重形式，太不講性靈所招出來的反感。原來那時一班所謂文學家，雖是從雜貨舖子裏分發出來，而另開了一家專備文學貨品的清一色的店，誰知店原是開出了，而外面掛着的一塊「內有真正道地文學」的金字招牌，裏面賣的却是假貨。他們的作品，既沒有情感，又沒有興趣；他們祇有兩塊鍍金招牌，一塊是「死搬古典」，一塊是「死講詞調」。靠着這兩樣法寶裝點了他們的門戶。搬古典，是西漢司馬相如一班人已搬得很起勁了；講詞調，却在六朝時候講得最熱鬧。縫縫補補，堆堆砌砌，那裏像個文學家，竟是一個文匠罷了。反對的聲浪第一個喊出來的，便是王充。他在論衡裏說：

「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故論衡者，

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

虛實之分定，而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

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裝古典講詞調的文章愈說愈不明白，所以說隱閉指意。

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古典都是輾轉假借，所以說難知；詞調都是呆拼死湊，所以說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這樣的冷嘲熱罵，這冒牌文學的沒有價值，便已可想而知。但是人心引入

虛偽容易，返歸誠實難，何況當時這班士大夫都靠這娼妓式的鸚鵡式的裝飾文字去哄騙帝王換得功名？一方面又因帝王專制的威權，日甚一日，禍福無常，喜怒不定，從來說的「伴君如伴虎」，誰敢在老虎面前說真心話，表真性情呢？因此有情感有風趣的活文學一天一天的淹沒起來，粉飾太平，歌頌功德的死文字一天一天發達起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死文字愈發達，那罵的人也愈多。我舉幾個例在下面：

鍾嶸說：「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橐文已甚。」——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碍，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

蕭綱說：『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一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浩浩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子……觀其造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裴子野說：『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荀卿有云：『亂世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好一個『巧而不要，隱而不深！』這把那專講虛僞裝飾文字的原形都顯了出來！

元結說：『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尙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這還要罵得如何刻毒，無奈那班沉迷於功利的士大夫，原是沒有廉恥可以說的。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

「像沈約、王融、謝朓這一班人，祇知道寫些虛浮雜湊的韵文詞詩來博帝王的歡心，他們知道什麼文學？死了心腸去求富貴，那裏還知道人間有真性情。像沈約寫的『風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早發定山——算的是什麼詩？史書上說：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禎祥及游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請託不暇，因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

這那裏是文學？這一班那裏還像個文人，竟是妓女對狎客唱曲子勸酒罷了！文學到這時候，算是遭了一個大劫，斯文掃地，也算掃地已盡了！物極必反，當時便產生出一個反抗時代的劉彥和來，寫一部文心雕龍，對於文學好似招了一招魂。他嫌那時的文品太卑下了，他便來從新估定文學的價值。他說道：

『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